

闲话

主编 / 臧杰 薛原 青岛出版社



角色之变

报人时代的陈布雷

小报「教父」钱芥尘

沈松泉的「胆」与「谋」

李涵秋和上海一年

陈波儿的「角色」之变

马思聪的后半生

方令孺：寂寞白乐桥

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杭州？

德国建筑师在中国

五个假公主

胡适北京故居的重新考证

胡适的「怕老婆论」

周一良：书生无奈苦彷徨

丁玲：昨夜西风凋碧树



闲话

闲话文丛



角
色
之
变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角色之变/臧杰, 薛原编.-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0.7

(闲话文丛)

ISBN 978-7-5436-6496-8

I. ①角… II. ①臧…②薛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
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47357号

- | | |
|------|--|
| 书 名 | 闲话(之九)角色之变 |
| 主 编 | 臧 杰 薛 原 |
| 出版发行 | 青岛出版社 |
| 社 址 | 青岛市徐州路77号(266071) |
| 本社网址 | http:// www.qdpub.com |
| 经 销 |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010-65513628 65512133 |
| 责任编辑 | 刘 咏 E-mail: qdliuyong@126.com |
| 特约编辑 | 贺中原 |
| 装帧设计 | 申 尧 |
| 平面制作 | 墨点平面设计工作室 |
| 制 版 |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|
| 出版日期 |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|
| 开 本 | 24开(889mm×1194mm) |
| 印 张 | 9.25 |
| 字 数 | 170千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36-6496-8 |
| 定 价 | 25.00 元 |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: (0532) 80998826

闲话

目
录

角 色 之 变 ○

报人时代的陈布雷 / 张功臣.....	1
小报“教父”钱芥尘 / 蔡登山.....	23
沈松泉的“胆”与“谋” / 金小明.....	33
李涵秋和上海一年 / 姚一鸣.....	48

陈波儿的“角色”之变 / 大 漠.....	56
项堃：边缘化的硬派气质（1949~1966） / 丁 宁.....	80
马思聪的后半生 / 张 彤.....	94

方令孺：寂寞白乐桥 / 梦之仪.....	112
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杭州？ / 傅国涌.....	126

闲话

目 录

德国建筑师在中国 / 李 明.....134

五个假公主 / 余凤高.....147

胡适北京故居的重新考证 / 张耀杰.....170

胡适的“怕老婆论” / 房向东.....182

周一良：书生无奈苦彷徨 / 赵 刚.....189

丁玲：昨夜西风凋碧树 / 傅廷成.....201



报人时代的陈布雷

张功臣

激昂慷慨一少年

说起陈布雷，就不免提及蒋介石与报人的交往。蒋的幕僚班子里，舞文弄墨者以江浙文人居多，在报馆里历练过的也为数不少，这位性格唯诺、举止畏缩的幕僚长，以名记者出道，随侍最高当局二十余年有余，看似最为春风得意，但他个人的结局，在同时代报人里却是最为悲惨的。

陈布雷本名陈训恩，1890年生于浙江慈溪，从乡谊来说，与蒋介石是“小同乡”。蒋是十分看重这层关系的，他手下一班吃过报饭的官僚政客，有一大半都是浙江籍人士，^①陈布雷能够受到他的青睐并引为心腹，除了因为文思敏捷、做文章出手快外，所谓同乡也起了很大作用。他们二人，一个出身无业游民，一个长在茶商家庭，同饮甬江水长大，后来一个去日本军官学校学武，一个在本省新式学堂习文，走的本来是截然不同的道路，但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，一主一仆，亦真亦幻，成了报人与执政者关系演变中可叹的案例，



令人深思回味。

陈布雷在一个典型的浙商小康之家长大，到他成人的时代，江浙一带正盛行出洋留学，但父老不允其远游，乃于慈溪县中学堂毕业后，投考了杭州的浙江高等学校，预科一年后转入文哲法政科就读，这一科同学中，与他最相知的，有后来在北京创办《京报》的邵飘萍、在南京政府任国

○ 陈布雷

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邵元冲等人，他们都喜欢阅读新潮书刊，尤醉心于《新民丛报》、《浙江潮》、《警世钟》等。浙高是一所新潮学校，国文之外，尤注重外国文及世界历史地理，对政治、经济、宪法等也多有涉及。陈布雷十五岁时即在宁波府试中考取第一名，作文出色是自不待言的，而他在这里打下的外文功底，却少有人提及。教英文的先生是曾在欧美留学的邵裴子，不久，学校又聘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Stanly K. Hornbeck授政治学、外交史等课程，由于陈布雷在中学时就对英文感兴趣，受浙高环境熏陶，到第二年就能够阅读原版文学名著了。可见，在那一时代，江南的高等学堂对于学生贯通中西文化的训练，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。

角色之变○

1911年夏天，二十二岁的陈布雷从浙高毕业后，正式投身报界。他对报人这一职业发生兴趣，缘于在上海主持《天铎报》的堂兄陈杞怀。《天铎报》创刊于1910年3月，是同盟会的一个后援机关，创办人为浙江铁路总理汤寿潜，出版一年有余，即让渡于粤人陈芷兰，主要编者李怀霜^②、戴天仇（季陶）等都是同盟会会员。这时反清排满运动在各地兴起，此报的言论也逐渐倾向激烈，陈布雷在浙高读书时，从家乡到杭州，途径上海，常在报馆借住，耳濡目染，对报人生活十分向往。他的处女作是在为“浙路拒款”问题与保皇派人物杨度辩论，

报人时代的
陈布雷 ○

致《天铎报》的一篇投书。当时清政府以将铁路收归国有为名，向外人借款筑路，引起全国护路风潮，陈布雷的投书在报上发表后，受到编辑洪佛矢鼓励，邀他不断写稿。在此期间，戴天仇因结婚度假，还请他代主笔政月余，每天撰写短论两篇，颇令人注目。这更使他信心大增，在毕业后就去了上海，被《天铎报》聘为撰述记者，约定每日撰短评二则，每十日撰社论三篇，月薪四十元。这时他的文章，常常署名“布雷”。关于“布雷”的由来，他还作过一番解释：

……在《天铎报》撰文字，署名“布雷”，一月后，渐有所知，八指头陀赠诗有“迷津唤不醒，请作布雷鸣”句。然“布雷”二字，实太浅陋而不雅，友人中常有询命名之意义者，其实余以此二字之别署，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，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，盖余此时面颊圆满，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（忆为邵振青所取），因面包英文为bread，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。汪君盖谓余好撰文字投报馆，以布鼓自拟，亦甚有趣味云尔。^③

不久，武昌起义消息传来，各地纷纷举旗响应，沪上革命党人也在密谋攻打警察局和江南制造局，乘机举事，上海一片风声鹤唳，当地不少报纸畏惧官府势力，在报道中称各地起义军为“逆军”，《天铎报》虽然倾向革命，但总编辑李怀霜为人狐疑，处事谨慎，虽已得知同盟会在全国总发动的消息，但在自己的报上，对革命军也不敢以“义军”相称，特嘱同人不可莽撞从事。但陈布雷不听，在撰写评论时并不附和各报，而使用“革军”一词，以《谈鄂》为题，连续写了十篇时事评论，大谈反清革命，为各地民军张目，一时声名鹊起。这是他显示自己才华的开始。

转眼就是1912年元旦，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，请洋顾问端纳拟写了《中华民国成立孙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》，由外交总长王宠惠带到上海，准备在各报发表。由于初稿是用英文写成，正苦于一时找不到熟手翻译，恰好《天铎报》发行人陈芷兰在场，于是推荐陈布雷一试。陈布雷接到这个任务，在报馆连夜译出并交稿，王宠惠读后





○

称赞其文笔流利且契合原意，当他得知陈布雷并未出洋留学，却有这样优良的英文水平，更倍加鼓励，并决定这篇文告作为《天铎报》的独家新闻，首先发表。文告于翌日见报后，主持《民立报》笔政的于右任等人为没有抢到先机而顿足叹息，人们对陈布雷也愈发刮目相看了。

《天铎报》虽人数不多，但派系纷繁，内部情形十分复杂，先是戴天仇与众人意见不合，辞职他就；接着，陈布雷的少年得意和锋芒毕露，不为主持笔政的李怀霜所容，加之陈的堂兄陈杞怀此时已离开报馆，李更无所顾忌，以报馆经济困难为由，将陈布雷的薪水减去十元，不久又任命一名新主笔，顶替其主持“论说”栏目，显然是必欲去之了。陈布雷受此排挤，知不可留，于是很快打点行装，辞职归里。短短的半年报人生活，就此结束。

寂寞论坛挥健笔

角色之变 ○

此后八年时间里，陈布雷回到慈溪，料理家族生意，同时担任宁波效实中学教师，教授英文科及外国史、世界地理。但他与上海报馆的关系没有中断，主要是义务为《申报》翻译西报，每周以译稿两篇寄沪，申报馆则以五六种外国报刊，作为报酬回赠，这一时期《申报》上署名“彦”的介绍西洋国政民情的文章，都出自他的手笔。在效实中学任教，课业不重，陈布雷有大量时间阅览西文报刊，抗战爆发后他为蒋介石捉刀，写各种有关国际政治的论文，而能够得心应手，都出于这时的积累。

报人时代的
陈布雷 ○

1920年6月，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编纂《韦氏大字典》，四处延揽熟习英语的人才，陈布雷被聘为编译，才又移居沪上；但编撰图书这项工作，月薪最高时未超过百元，生活是很清贫的。他的母亲早亡，父亲也已在几年前去世，为养活自己的五个子女及负担弟妹学费，在其后

的几年里，他不辞辛苦，东奔西颠，先后做过中易信托公司文书主任、“修能学社”国文教员、通商银行秘书等职，景况仍没有太大改观。其间他还尝试过投资证券买卖，不料所购几家公司的数百股股票，一年内跌至一文不值，使他亏了八千元之多，不得已出卖家乡的田产四十亩，才还清了债务。说起来也巧，恰在这前后，蒋介石和张静江、戴季陶等人为了给南方的国民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，也在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做投机生意，所不同的是，他们人多势众，能够操纵市场，所以大捞了一笔，这其中也含了陈布雷的折损吧。不过，这时候蒋陈还无缘相识。

在二次居沪期间，陈布雷迎来了他所谓“正式任报馆工作第二期之开始”。1921年初，粤商汤节之^④发起《商报》，^⑤延请陈杞怀全权主持，罗致了潘公展、王新命、张丹斧等不少行家，陈布雷也由堂兄相邀入馆，任为编辑主任。此时陈布雷已过了而立之年，族中老辈并不希望他做报人，之所以再做冯妇，一方面出于对新闻事业的热爱，一方面也希冀通过文字上的奋斗，使潦倒的生活有所改观。该报名为“商报”，其实商业、经济新闻方面还不及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等综合性报纸，倒是时事政治十分留意，政治立场上与远在广州的国民党一脉相承，算是略有些特色。陈布雷在这里找到了发挥写作才能的天地，为充实内容、改良版面，他每周撰社论五篇，星期日撰短评一篇，虽夙夜孜孜，但乐在其中，并不以为辛苦。

当时为山东胶济铁路直接交涉一事，^⑥《商报》与《中华新报》发生笔战，两报主笔各执其辞，你来我往争论了十多天，时任《中华新报》主笔的张季鸾赞叹《商报》评论为“寂寞论坛中突起之异军”，辗转询问，始知执笔者是陈布雷、潘公展二人，张还特意到报馆访陈布雷，两人的交往自此开始。据时人记载，孙中山对《商报》也非常赏识，曾说：“□□等报，虽属党员办的报纸，可是为党宣传最有力的成绩，远不及《商报》；《商报》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，可称为忠实

的党报。”^⑦

军阀混战时期，政治腐败，民生凋敝。黎元洪下台后，北京政坛又上演曹锟贿选闹剧，江浙一带，军阀齐燮元、卢永祥为争夺势力范围，正打得不亦乐乎，上海作为南方政治经济中心，从来是风云际会之地，在报馆林立的望平街上，舆论之战自有一番景象。从1923年起，《商报》评论开始实行署名制，陈布雷以笔名“畏垒”撰写社评，倒军阀，争主权，倡改革，文风泼辣犀利，虎虎有生气。他自述这一阶段“撰写社论渐觉纯熟，自信心亦加强，于政治之外，逐渐涉及文化、社会、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”，无不得心应手。他的文笔典雅庄重，议论通达透彻，每周都有五篇见报，一时间人们争相传诵。报人徐铸成忆自己在无锡上中学时，每逢周末放假到市立图书馆看报，觉得《商报》虽在内容方面乏善可陈，但“只有一篇署名‘畏垒’的社论，铿锵可读，立论也还有些锋芒”。^⑧

新闻工作毕竟还是苦差事，《商报》又是初创，踞于四马路口的望平街一角，连购买白报纸的资金也像升斗小民那样，常以日计，编辑的薪水自然难以保证。陈布雷述当时情形：“报馆经济始终困难，欠薪常三个月以上，有时纸张亦不继，穷困异常。……某日无纸印报，余与营业部某君各出三十元，机器房工头余君亦罄其余囊二十元凑集纸款，临时购买，次日仍照常出版。”^⑨陈布雷以编报为主业，每晚要在报馆熬到深夜，写文章、看校样，直到大样付印才得离馆，白天还要到兼职的公司处理文案，往往累月不得休憩，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。当时为上海四大报之一的《时报》正好与《商报》隔街相望，在该报当过采访记者的金雄白回忆陈布雷，有如下记述：

编辑部内靠北的一小室，也许是主笔房，为陈布雷与潘公展两人对桌而坐。……布雷是一个典型的文弱书生，身材瘦削，面色苍白，有病容，且患高度的近视，殊不类笔气纵横，而能获得当局特达之知的人。《商报》又是一家穷报馆，低微的薪水还要打其折扣，布雷在那时的生活是艰苦的，

角色之变○

报人时代的○
陈布雷

在《商报》工作常至午夜，而日间还需在一家公司中司笔札，以为生活的挹注，每晚我总看到他于公展埋头写作，笔不停挥。到了盛夏，室中苦热，两人虽各穿一件赤膊背心而仍挥汗如雨。

望平街上，彻夜有一个馄饨担击柝贩卖，专做报馆中人的生意，布雷在公毕回家前，也常见他会立在街头进食，那时一碗馄饨，取值仅铜元两三枚耳。布雷无它嗜好，一支白锡包香烟终日不离手，有闲更喜上桌叉几圈麻雀。我与他初在骑楼上遥遥相望，因为彼此知道是同业，也就颌首招呼，渐渐就隔街高声谈话，终且成为他的麻雀搭子。^⑩

言谈之中，颇有些看他不起的意味。的确，国民党中出身望平街而日后居庙堂高位的报界人物，前有邵力子、叶楚伦，后有潘公展、曾虚白，都是锋芒毕露之士，谁能料到偏偏是当年“社交宴会不常出席，同业之间亦鲜过从”的陈布雷，一跃成了最高领袖身边的红人呢？

不过，这时的陈布雷，俨然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斗士，和后来站在蒋介石身侧那个神情拘谨谦恭的谋士形象大不相同。他撰写的社论，多围绕读者关心的时政新闻发表议论，影响很大，1925年五卅运动中，他每日撰写评论，指导各界行动，力主政府与英方严正交涉，惩办凶手并保障罢工工人生活；万县惨案发生后，他站在反帝反军阀立场上，为工农利益大声疾呼；九江、汉口租界被收回后，他也昂扬文字，为之欢呼，因言辞过激，还被租界工部局告到了公审公廨，几遭缱绻之灾，报馆请了个洋律师为之辩护，最后才以罚金了事。当时《商报》在本外埠的销数已达到一万两千份，其中上海读者居多，尤受青年欢迎，自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
陈布雷的评论也引起了中共人士的注目，肖楚女等共产党人曾多次写信，对他抨击军阀、力争主权的鲜明立场表示赞扬，并试图引导他发扬革命精神，走上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道路。陈布雷后来回忆：

“自是年（1925年）起，中国共产党人益注意《商报》，在《向导周刊》中常转载《商报》社论，而评注之。且时有彼党分子投函《商报》，对

余等极尽拉拢之能事。……久之，彼党亦悟余等非可利诱者，乃放弃其企图，而攻击余等为小资产阶级意识甚浓之分子，谓余等之言论，不能彻底。”^⑩盖指此事。

南昌谒蒋订终身

陈布雷既然不为中共主张所动，那么思想深处必有所依托。其实，像他这样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封建意识同样深厚的文人，虽然倡导反帝反军阀，但并不赞成共产党搞阶级斗争，在政治立场上，更倾向于广州的国民党。从1926年春起，陈布雷屡屡撰文评论国共关系，断言中国是“最不适于试行共产之国家”，中国革命“舍国民党莫属”等，政治上的抉择已十分鲜明。蒋介石的幕僚、湖州人陈果夫一向欣赏陈布雷的文才，时常通过各种途径，把国民党圈内的决策透露给他，陈布雷据此评析时局，每每有“先见之明”，因而国民党官员都知道他的大名。到1927年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，陈布雷更以热切的言论鼓吹迎合，投入蒋的阵营，似乎已经命定，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了。

陈布雷与蒋介石初次见面，是在1927年年初，此次南昌谒蒋，可以说是订了他的终身。据金雄白在回忆录中的记述，当时北伐革命师次江西，上海报界欢欣鼓舞，日报记者公会中曾通过一个议案，拟推派两人，代表全沪报界，赴江西劳军，表示对北伐军的拥护和欢迎。“当时我居然被推为代表之一……无如我一生向来没有政治头脑，又兼那时年轻好玩，留恋于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，无意作一次冒锋镝之行，因此辞而未去，似乎另一位代表同样也无意于此，遂使这一议案胎死腹中。……而布雷与公展两先生，却以输诚革命，志切请缨，代表新闻界联袂自动秘密赴赣，以示浆壶之意”。^⑪言下之意，陈、潘两人后来得以入庙堂居高位，全赖这一次远行。



角色之变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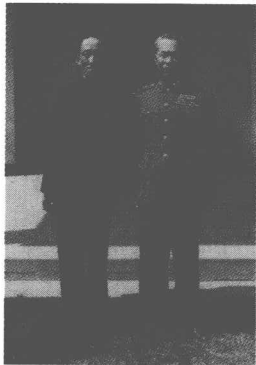
报人时代的 ○
陈布雷

其实金雄白有所不知，在此之前，陈布雷与蒋介石“神交”已久了。蒋的幕僚和随从大多是浙江人，通过身边陈果夫等人的言谈议论，他对陈布雷的文名是已有闻知的。宁波同乡里有这样一个写文章的好手，他自然不会错过，很想立即笼络到身边来。1926年春上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不久，蒋介石的另一幕僚邵力子^③从广州到上海，宴请沪上报界同人，说明北伐形势，宴毕时拿出一个大信封给陈布雷，以示蒋总司令对陈的慕重。陈布雷打开信封一看，原来是蒋介石的一张戎装相片，并有亲笔签名：“赠陈布雷先生，弟蒋中正。”蒋的这一礼贤之举，更使得陈布雷心向往之。同年11月，陈果夫在信中再次转达蒋介石求贤若渴之意，坚请陈布雷和潘公展以记者资格前往江西视察，兼与国民党众党魁见面，这才有了他们的南昌谒蒋之行。

此时，《商报》主人汤节之因经营证券交易破产，已把报馆让渡给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^④，此人与盘踞长江中下游的军阀孙传芳关系密切，对北伐持反对态度。正值年终，报馆照例休刊，因为编辑部同人与董事会政见不同，争执不休，陈、潘也想借此机会，暂避一时。陈布雷自述：“余以北伐军行将达长江下游，商报之编辑立场素支持国民革命，而董事会诸人与孙传芳关系太深，必不能相容，遂决意西行一游，暂解处境之围。遂与公展携仆人王三同搭江轮赴赣。”这说明，陈布雷以记者身份赴南昌谒蒋，已经深思熟虑，而非金雄白所言，是一次贸然的行为。

关于南昌之行的经过，陈布雷记之颇详，兹援引如下：

阴历岁除抵南昌，阅三日往谒（张）静江先生。翌日，蒋公自牯岭归，偕公展往见，谈约一小时，对北伐局势及人心趋向与收揽党外人心及现阶段革命方略，均有所指陈。又二日，蒋公再约谈，坚劝余及公展入党，余等以党的



政策与主义之未尽明了处，提出请教，蒋公一一解答之。余等请假以考虑时间。蒋公谓：“君等在精神上早为本党同志，入党与否，本无关系；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。”

二月，加入中国国民党，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。蒋公及陈果夫君为介绍人，公展亦同时加入焉。公展居赣旬余先归。余以蒋公意暂留，并迁入总部西花厅居住，前室张总参议岳军所居，而对门则黄膺白先生之室也。蒋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谈话，间亦嘱代拟文字，在南昌发表之“告黄埔同学书”，即蒋公口授要旨，而余为之起草也。在南昌所见，党政要人为谭组安、李协和、朱益之^⑮、陈公博、郭沫若诸君，而邓演达则以时间相左未及晤谈。蒋公询余此后志愿？余以仍回沪作记者对，蒋公颔之。

三月，自南昌动身赴汉口，住旬日即起程回沪，则上海已为北伐军所克复矣。^⑯

陈布雷与潘公展到南昌后，即连续两次得蒋介石召见，说明蒋对这两位既是新闻记者、又是浙江同乡的文人已有属意，至于亲自介绍其入党，是他罗致亲信的老办法；在效实中学教书时就曾参加过同盟会宁波支部的陈布雷，此时显然被蒋的一番盛情打动了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两人之中，蒋介石更欣赏谁？结果是使潘公展“先归”，单独留下陈布雷两个多月，每隔几日便招去谈话，而且委以起草《告黄埔同学书》的重任，可见陈已是蒋介石眼中十分合意的幕僚人选。

蒋介石为何“去”潘公展而留陈布雷？这与陈的堂兄陈杞怀有很大关系。1925年北伐初举时，蒋介石就考虑招募一政治可靠、笔墨练达的文人，从事起草文电，同时参与机务，最早的人选就是曾先后创办《天铎报》、《商报》的陈杞怀。台湾有文章就此记述说：“早年蒋中正总司令北伐时，迫切需要有一位幕僚长，即会动笔头，善于筹划，又要有文采，长于风骚的；当时誉有‘浙江才子’美称的陈训正（即陈杞怀）先生应运而出，为蒋总司令所赏识，曾聘为其私人机要秘书……不久，（陈训正）向蒋总司令推荐陈布雷担任。”^⑰

角色之变○

报人时代的
陈布雷○

文章关于陈纪怀(训正)担任蒋介石私人机要秘书的说法,并不确凿,但陈纪怀向蒋推荐堂弟陈布雷,则是确有其事的。陈纪怀是老同盟会员,与陈其美、张静江、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关系密切,在辛亥革命时就认识蒋介石,蒋当时是陈其美手下一名团长,又对张静江执学生礼,在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陈纪怀面前,是个小字辈,即便曾经一再邀请其任秘书一职,作为前辈的陈纪怀,岂能在年龄比他小十五岁的蒋介石手下做个幕僚?对此,陈纪怀的后人陈元也认为,以陈的秉性,不可能答应做蒋介石的秘书,“屈居于晚辈之下,受其使唤”的。而陈与蒋的关系,为其从弟(陈布雷)出任幕僚长起了桥梁作用,则是顺理成章的。陈元说:

……在北伐开始前后,蒋介石曾写信,托带口信邀纪怀先生即军旅中协办文案,纪怀先生的为人及文采老蒋是熟知和了解的。但纪怀先生年岁大,不惯军旅生活,本人身体多病,怕不适应,故而谢绝,但介绍自己的从弟陈布雷,以为可任此职,后来有蒋介石邀陈布雷先生去南昌一行,慈溪陈家原是从奉化迁去的,与蒋亦可称同乡,同时又有纪怀先生介绍,加上布雷先生在报界的名声及本人的才华,理所当然成为蒋介石幕僚长的首选。^⑮

这也说明蒋介石在此前向陈布雷赠送“玉照”,也非轻易之举,正是有了陈纪怀的推荐,蒋才会在1926年下半年邵力子到上海时,托他转赠照片,表达属意,不久才有了陈布雷与潘公展的南昌之行。

还有一条资料可证明陈布雷之投蒋,陈纪怀在背后的推动作用。1948年9月底,陈布雷偕夫人王允默到杭州旧地重游,此时距他自杀还有一个多月时间,9月20日一行人游南山,观水景,赏桂花,兴致勃勃,流连忘返。陈布雷在临江轩小坐时,静默无语,思绪良久,当天在日记中记道:“十六年四月偕大哥谒蒋公于此,蒋公称余文能婉曲显豁,善于达意,即在此对静江先生所语也,从此因缘,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。”^⑯日记指出的时间,是陈布雷于当年2月赴南昌首次谒



蒋后，第二次与蒋介石见面，当时（1927年4月）在场至少有蒋介石、张静江、陈赓怀和陈布雷四人，此前，张静江已被发表为浙江省政府主席，请陈赓怀任省府委员兼杭州市市长，而蒋介石已率北伐军底定沪杭一线，几个人在杭州见面，也算是又一场因缘际会。

从以上记录还可知，蒋对陈布雷的文才赞赏有加，实际上已定了他的前途。陈是个传统士大夫型的文人，对于权倾一时的蒋总司令赏识自己的博学多才，并如此礼贤下士，自然是心存感激，有意报答。但同时，他对于踏入仕途并无充分的心理准备，而且他对于为人捉刀一事，也是心有不甘的。可是事已至此，多种因素的聚合，注定他已逃不出蒋介石的手心了。

且说陈布雷回到上海，《商报》已经物是人非，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，潘公展等以大字标题刊登快讯并配发拥护言论，引起新馆主傅筱庵不满，深恐因此得罪军阀吴佩孚，要派人到馆审查言论及新闻，因而再起争执，结果潘公展辞职，改换门庭去了《申报》。陈布雷眼见《商报》骨干纷纷离散，事已不可为，乃另谋它就。^②恰在此时，张静江被发表为浙江省政府主席，“三顾茅庐”约他做省府秘书长，他抱着“试试看”的想法，于4月启程去杭州，结果，“旋以常委委员马寅初君专擅，不善其所为”，做了一个多月杂事，便意兴阑珊了。

半朝半野意彷徨

蒋介石驻跸南京后，指挥北伐军与军阀孙传芳部作战，军情火急，文告连连，但是手下缺乏敏捷能干的文才，于是电召陈布雷到京协助，任命为中央党部秘书处长书记长，主持文案。这时，陈布雷的身份还是蒋身边的“客卿”，初入侯门参与机务，自言“对党务诸不熟悉，任此职颇感不胜任，数月之间，去旧业而改入公务生活，常觉得个性与任务格格不相入”，^②而党内意见分歧渐趋激烈，宁汉分裂势在



○

角色之变○

报人时代的 ○
陈布雷